



## 日日经过赤阑桥

安徽合肥 黄涌

看到友人买超在豆瓣上写的《姜夔的伤心地》，忽然想起日日经过的赤阑桥。赤阑桥是桐城路上一座普通的石桥，历史久远。据考证，赤阑桥原为合肥城南月潭庵附近升仙桥与聚贤桥之间的小木桥，后历经世事变迁而消失，今天所见的乃是合肥市政府于2002年立碑重建的桥。



## 十月晒秋

安徽长丰 庞凡

在浏览网页时，看到这样一个短视频，某地几个村嫂穿着鲜艳的红衣，在晒秋。她们齐声唱着“丰收的喜讯到处传，这里人人欢畅啊心欢畅”。愉快的歌声飞出农家小院，在秋日的艳阳里飘荡。晶莹剔透的大米，橙黄饱满的玉米，红红火火的辣椒、红枣及碧绿的各类果蔬。村嫂们用一个个大大篾匾排好，压平，用红红的辣椒拼出“丰收、幸福”的字样，圆圆的大篾匾里五彩缤纷的丰收果实，绘制出诗情画意的秋天，表达她们对丰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

“晒秋”原指山区农家在房前屋后晾晒农作物的一种习俗，如今，江南农家的村嫂们已把晒秋当作对幸福生活的艺术表达。晒秋的画面把我带入了美好的回忆之中。

家乡在长丰县瓦埠湖畔的一个偏远乡村，秋天是金黄的、火红的、五彩斑斓的。早从八月份开始，母亲就开始晒秋。有时晾晒家里的衣物，母亲会把不舍得穿的自认为贵重一点的衣服从箱子中拿出来晾晒，防止潮气大，衣服放久有霉味。小时候的我就看到院子里花花绿绿的衣服，总是充满好奇，不顾天气热，找颜色鲜艳的母亲的衣服往身上套，在镜子前左照照右照照，姐姐总会笑我臭美。母亲出嫁时的嫁衣还在，虽然就是一件普通的红色的灯芯绒上衣，一条蓝咔叽布的裤子，母亲还是舍不得扔掉，可能母亲留着的不是一套衣服，而是留存一份美好幸福的记忆吧。

金秋十月，田野里的庄稼，迫不及待要奔向晒场，准备展现一场丰收的盛宴。母亲把院落扫得干干净净，铺上干净的被单，或者拿几个大篾匾子，开始晾晒一年的劳动果实。黄澄澄的玉米，水润饱满的金黄色的颗粒被晾晒在明朗的阳光下，一天的大日头下来，一颗颗玉米粒儿发着更加耀眼的光芒，这一个一个小巧的玉米粒浸透着母亲的汗水。秋冬母亲选好优良的玉米种子，春天播撒在田地里，也播下母亲的期盼。

到了夏天，毒辣辣的太阳下，母亲顶着烈日到玉米地里锄草，一颗颗汗珠砸在泥土里。长大一点，也曾跟着母亲一起到玉米地锄草，知道母亲的辛苦和劳累。等到九、十月份，玉米散发着香甜的气息，我和姐姐跟随母亲一起到地里掰玉米棒子，金黄色沉甸甸的果实，给我们一家人带来喜悦，所有的汗水换来了收获。

晒稻子是要在家里的打谷场上晾晒的，幼时每家都有一个打谷场，选在村子里最高的一处地方，村子里打谷场都是连成一片的。立秋一过，田里的稻谷开始垂下穗子，一个春夏雨水适宜地疯长，稻子吸足了养分，颗粒一天天饱满起来，稻穗更加谦逊，都低着头。父老乡亲们心里的期盼一天比一天强烈，稻谷的黄是铺天盖地的，田野里黄灿灿的稻子随风翻滚。抬头仰望，碧蓝无垠的天空，蓝得通透澄明，蓝得纯洁无瑕。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，家家户户早早把镰刀磨得亮亮的、快快的。趁着好天气，把稻子收割掉，运到打谷场上，摊场、打场、晾晒，一系列的劳作过后，一堆堆稻谷像一座座小山似的堆在打谷场上。有时天气连续晴好，要连续晒几天，晚上，我们小孩子还会跟着大人在打谷场上看场。我们在明亮的月光下面奔跑、嬉戏，躺在一张凉席上的数星星。两三天稻谷就晒好了，牙齿一咬，咯嘣一声脆响，就可以用尿素袋子装袋，用小推车推回家，一部分卖给粮站，一部分储存起来，就是一家人一冬一春的口粮。

勤劳的母亲还会经营小菜园子，深秋时节，深紫色的茄子、嫩绿的扁豆、红灯笼似的西红柿、红艳艳的辣椒在菜园子里格外招摇。母亲抽空把辣椒摘回家，一部分用细绳穿成串挂在院子里晾晒，一部分洗净后切碎码上盐放在坛子里，过几天就是美味下饭的腌辣椒。邻居二伯说母亲做的腌辣椒味道特别香，就着母亲做的腌辣椒，他能吃两大碗米饭，吃得满头大汗，直呼过瘾。在我们老家，晒秋是乡亲们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

晒秋，晒的是粮食和果蔬，晒的是丰收和喜悦，也将日子晒得红红火火，晒出了老百姓的幸福感。此时，我只觉得最美的秋天，不在山川湖泊间，也不在唐诗宋词里，而是藏在那灿烂耀眼的丰收色彩中，藏在父老乡亲劳动的汗水里。

宋代词人姜夔寄居合肥时，主要生活地就在赤阑桥附近。旧时合肥，赤阑桥畔多种柳树，春风拂柳，自是一道“伤心桥下风波绿”的景致。姜夔是与合肥结缘最深的文人之一。他一身布衣，四处漂泊，寄食于人，孤高耿介中自有一番清苦相伴。在姜夔存世的80余首诗词中，有20多首与合肥有关。他先后五次来往合肥，每次都留有作品感怀寄兴。虽然不是合肥人，但合肥却占据着姜夔人生旅程中重要位置，一如黄州之于苏轼。

赤阑桥是姜夔美好爱情的见证。姜夔在这里遇见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他爱上了一对姊妹花歌妓，一个善弹琵琶，一个擅长古筝。只不过，这段露水爱情终究无果。离开合肥后，姜夔仍然对此念念不忘，多次写到她们，且用语多隐晦，令人琢磨不透——“肥水东流无尽期。当初不合种相思。梦中未比丹青见，暗里

忽惊山鸟啼。”“燕燕轻盈，莺莺娇软。分明又向华胥见。夜长争得薄情知，春初早被相思染。”

“合肥真是姜白石的伤心地……遇到两姐妹时，应该二十六七岁上下，他四十三岁的词中，还念着这两位姐妹。”“人间别久，悲欢依旧”买超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。1191年秋天，是姜夔最后一次离开合肥。回想起在赤阑桥边生活的种种，他写道：“金谷人归，绿杨低扫吹笙道。数声啼鸟，也学相思调。月落潮生，撮送刘郎老。淮南好，甚时重到，陌上生春草。”（《点绛唇》）字里行间都透着对逝去美好生活的眷恋，又带着些许的寒意，似乎昭示着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……

“我家曾住赤阑桥，邻里相过不寂寥。君若到时秋已半，西风门巷柳萧萧。”今天的赤阑桥早不复当年模样，但环城河边绿树成荫，生机盎然。日日经过这里，总令人想起姜夔的闲情逸致。

## 曾几“荷”时

安徽合肥 张时卫 文/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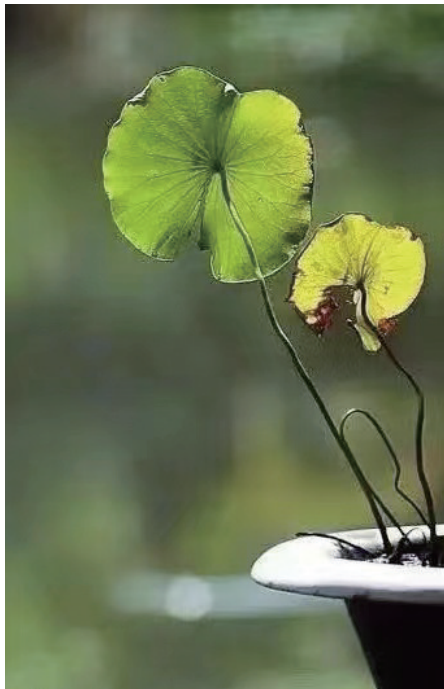
曾几何时，“荷花”轰轰烈烈地盛开，直至收冠。深秋，只剩下一株株纤细的身姿在寒风中轻轻摇曳，那纤细的身姿高举着莲蓬，变成来年的希望。

曾经“古柳垂堤风淡淡，新荷漫沼叶田田”的景象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有的是残枝败叶，满池碎萍。阳光下，深褐色的残梗有的被风吹雨打，有的被摧残折断后，倒立水中。还有的擎着高傲的头颅不肯凋谢，独对秋风。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秋起碧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”残荷以这样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，生命的轮回是世间万物都无法抗拒的。这世间或许有很多美丽是我们无法体会、无法参透的。但大自然一定会在某一时刻，让你有所顿悟。凋零或许不是生命的终结，而是承载着生命的重负，孕育下一个开始。

面对残荷，人们往往感叹韶华易逝，谁说只有映日荷花别样红才是美丽？秋风中的残荷将枯败凋零成了风骨，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呢？四季花事，各有其美。春天的萌发、盛夏的怒放、深秋的凋零、隆冬的沉积，各有其独特的韵致与玄机。这深秋的荷塘较之盛夏的夺目，的确显得黯淡无光，已经少有来看它的人了。花开时节，人人争相恐后前来观赏，花落之后，还有谁会记得它曾有过的芳华？

自然如此，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当你位高权重、风光无限之时，多少人簇拥于你，花团锦簇，你分不清是真情还是假意。可是，又有多少人能够在失去权力、失意落魄之时，不离不弃呢？人生四季，辗转光阴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也都将千帆过尽，走向成熟，也走向寂寥。每一个人生的开始与结束，也都是一个不断归零的过程，花无百日红，再美丽的花朵，也终将凋谢。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也无法选择生死。没有什么能抵抗住时间，所有的荣耀、辉煌、屈辱、悲凉，都将卷入沧桑。

眼前的荷塘，收敛夏日的绰约，留下枯萎



的梦想封存于冰冷的池塘里。夕阳下，我伫立荷塘幻化心愿，愿如残荷一般驻留湖中，化作晚霞中最后一抹美丽的记忆。与残荷对视，刹那间看见了那些枯枝败叶灵魂中不愿放弃的孤傲。这时，我心中衰败的枯叶与繁盛的绚烂是同样的美好。不要说青春有着无所顾忌的美丽，其实积蓄沉淀后的生命，一样灿烂于行进途中的每一个阶段。

深秋的荷正以凋谢与沉淀，酝酿着来年的花事。万物之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，大自然的神奇也正在于生命的轮回。眼前，满池的荷，仿佛又在盛开。